第一章　　绪论

第一节　从史料传说到小说戏曲

王翠翘故事研究的趣味与价值，是因为这个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的真实故事，史料传说记载者有之，小说戏曲演述者有之，台湾高阳历史小说《草莽英雄》写的也是她和徐海的故事，而且它不只在中国明清二代流传，还曾经传播到日本、越南等域外国家，对越南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化影响尤深，在越南雅俗共赏的叙事长诗《金云翘传》，甚至又以民间故事的型态传回中国，这整个发展演变的过程，既反映出中外文化交流的密切现象，也呈现了文学雅俗变迁的重要轨迹，实在值得我们去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。

话题不妨就从广西民间故事《金仲和阿翘》说起。

1984年7月，在广西省防城各族自治县防城镇，有三个京族人（阮文龙、苏维光、裴永彬）以汉语讲述了一个名为《金仲和阿翘》的民间故事。据搜集者（李向阳）表示，三人所述人名相同，故事基调一致，但细节有些差异，她以其中一人所述为主，并选用了另二人所述的长处，加以整理。整理后的故事，长约五千字，内容以财主女儿阮阿翘与富家书生裴金仲的悲欢离合为主轴。前半段从阿翘、阿云姊妹清明踏青邂逅金仲说起，讲述阿翘祭拜谭仙孤坟、相思成疾，金仲扮医示爱，又以拾获的金发夹传情，进而私订终身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的恋爱过程；后半段则以阿翘的悲惨遭遇为焦点，说她卖身赎父，辗转去给官员当丫头，饱受一对恶婆媳的虐待，然后又转卖入青楼，失身寻死不成，其间上将军徐海有意替她赎身，可惜他自己不久就死了，阿翘曾经逃跑，但被抓了回去，直到年老色衰，还又转卖给下等妓院，她趁机自投钱塘江，获渔民救起，送到一座寺庙出家，最后终于跟金榜题名、娶了阿云的金仲团圆，但距离二人初逢，时间已整整过了十五年。[①]

对于熟悉明清小说的研究者而言，看到《金仲和阿翘》这个故事，一定会立刻联想起明末清初的《金云翘传》，虽然两者长度不一，人名有异，不过内容却是一样的。署名“青心才人编次”的《金云翘传》二十回[②]，约十五万字，书名是取主人公“金”重和王翠“云”、王翠“翘”的姓名组合而成，小说以女主角王翠翘的悲惨遭遇为主线，她和情人金重、妹妹翠云的离合经过与时间，与《金仲和阿翘》丝毫不差，而民间故事里的坟主谭仙，小说原作刘淡仙，徐海则是明代嘉靖年间真实的历史人物。若说两者全无关联，那绝对不可能！不过，如果我们只把广西民间故事《金仲和阿翘》，视为明清小说《金云翘传》在当代的口头讲述，那也是不对的。因为从青心才人笔下的王翠翘，到广西京族人口中的阮阿翘，这中间还有一大段复杂的变迁过程。

首先，它有一个从史料传说到小说戏曲的阶段。

青心才人笔下的奇女子王翠翘，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；王翠翘的故事，在明末清初小说《金云翘传》成书之前，已

见历史传说的相关记载，并且都说她是明朝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浙江寇首徐海身边的女人。

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，采九德撰《倭变事略》，言及：

> （三十五年八月）十九日，海知危在旦夕，漏二鼓，遣亲密护送二爱姬出巢逃遁。会叶麻党深衔海，夜每伺于巢侧，不得出。[③]

此处所言徐海“二爱姬”，茅坤《徐海本末》（又名《纪剿除徐海本末》）先是屡称“两侍女”，说当年负责围剿倭寇的总督胡宗宪策划招降徐海，“数遣谍持簪珥玑翠，遗海两侍女，令两侍女日夜说海”，徐海伏诛之前确曾“令酋窃两侍女出道上”，但二人不久仍被永保兵俘掳，并被逼问出徐海投河所在。最后，茅坤才又补充说道：

> 两侍女者，王姓，一名翠翘，一名绿姝，故歌伎也。[④]

这是目前所见最先提到王翠翘的史料。茅坤是胡宗宪平倭时的幕宾之一，他的记录可信度高，因此后来焦竑《国朝征献录》、张萱《西园见闻录》、徐开任《明名臣言行录》纷纷加以引用，提到歌伎王翠翘的文字也完全相同。[⑤]

除了史料之外，明代嘉靖以后关于王翠翘的笔记小说也逐渐增多。徐学谟（1522～1593）的《王翘儿传》，文长近八百字，收入万历五年（1577）初刻的《徐氏海隅集》文编卷十五，后来又被梅鼎祚《青泥莲花记》、王世贞《续艳异

编》、李诩《戒庵老人漫笔》、冯梦龙《智囊》等书转录[6]，还被辗转补入《纪剿除徐海本末》做为《附纪》[7]，流传甚广，影响也大，它是现知最早的王翠翘传记，当为日后各种王翠翘故事生发的主要源头。《王翘儿传》篇末有徐学谟“外史氏”曰：

> 余过海上，海上之缙绅先生多能道翘儿死事，盖得之华老人口云。[8]

可见徐氏所记，亦有所本，他据以立传者，当即是出自当事者华老人口述的民间传说。

当年翠翘的民间传说，还不只一个版本，例如明人戴士琳《李翠翘》所录，变异颇多，翠翘不姓王而姓李，说降徐海的使者改成翠翘暗恋的旧情人罗生，罗生助胡宗宪剿获徐海之后，没有替她求情，使“翘竟死于市”。戴氏文末云：

> 余闻此事于金陵人陈岱华，怜其无闻，为传之。[9]

徐学谟《王翘儿传》、戴士琳《李翠翘》内容不一，但都属于明代民间传说的记录。

到了明末清初，根据史料（特别是茅坤《徐海本末》）、传说（特别是徐学谟《王翘儿传》）撰写的小说戏曲，不断问世。小说有：余怀《王翠翘传》[10]、陆人龙《胡摠制巧用华棣卿，王翠翘死报徐明山》[11]、周清源《胡少保平倭战功》[12]和青心才人《金云翘传》；戏曲有：王钺《秋虎丘》、

叶稚斐《琥珀匙》[13]、夏秉衡《双翠圆》[14]和佚名《两香丸》[15]等传奇。

从史料传说到小说戏曲，我们看到王翠翘故事的形成，主要是由民间传说开始的，文人作家们根据有史料可证的民间传说加以记录，并进行改编与再创作，于是产生了大量的小说戏曲作品，使王翠翘的人物形象不断丰满起来。这个阶段的演进，是从民间文学走向作家文学，呈现的是一个由俗登雅的趋势。

第二节　从小说戏曲到叙事长诗

王翠翘故事发展到青心才人的《金云翘传》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。

这部白话小说前三回描写王翠翘与富家秀士金重邂逅相恋，虽留有借鉴《娇红记》等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的痕迹[16]；但述及徐海的后三回半，则超越了在此之前所有的史料传说和小说戏曲，成功地塑造出一位新的叛乱英雄；全书透过两入妓院，三次从良，十几年的苦难折磨，细腻地让王翠翘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，不断丰富、发展出自己艰忍的性格，成就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形象，打破了通俗小说人物类型化的通病。类似的手法，不仅展现在佳人翠翘、英雄徐海的身上，书中老鸨秀妈、无赖楚卿、妒妇宦氏等次要人物，也都描写得栩栩如生。这样高明的写作艺术，无疑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突破，因此影响不小。清初《秋虎丘》、《琥珀匙》之外，清中叶夏秉衡的《双翠圆》传奇也是根据《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云翘传》来改编的[17]。甚至李百川《绿野仙踪》、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的部份内容，也有受它启迪的可能[18]。

论及《金云翘传》的影响，它在外国表现得比在中国还要耀眼。清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，它曾输往日本[19]。十年后（1763），西田维则将它翻译成日文《绣像通俗金翘传》五卷出版，曲亭马琴（本名泷泽兴邦，1767～1848）后来又把日译本改编成日本小说《风俗金鱼传》。而在此之前，宽政（1798～　）至文化（　～1817）年间，有《邂逅物语》、《复仇奇谈安积沼》、《樱姬全传曙草纸》、《标注园之雪》、《朝颜日记》等书，也明显受到《金云翘传》的影响，马田柳浪的《朝颜日记》并且又被改编成多种戏剧和评弹作品。《金云翘传》对日本江户后期文学的发展，确实起了推动的作用。[20]

青心才人《金云翘传》不仅向北推动了日本文学的发展，它向南对越南文学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持久，其中关键因素是阮攸（1765～1820）用喃字把它翻译改编成叙事长诗《金云翘传》。[21]

阮攸的这部《金云翘传》，系采越南本国古文字（喃字），用“六八体”国音传形式书写而成[22]，前后共三二五四句，二二七七八字。自从问世以后，声名大噪，历来刊刻、注释、评论、歌咏、翻译不断，并强烈影响了越南的诗文、戏剧与民间文学。它在越南之备受欢迎，越南人自己说：

有把它改编戏剧、制成电影的，有替它出版纪念集演讲录的，有为它作笺注插图的，甚至有人把它作为卜筮之用的，也有以收藏《翘传》资料而成为癖好的。……[2]

它一面深入越南民心，一面走向世界。阮攸被越南人民视为他们最伟大的文学家，可与俄国的普希金、法国的巴尔扎克、中国的屈原或曹雪芹相媲美，他的杰作《金云翘传》则是为越南文学史的高峰，是越南古典文学里“最成功、最巨大、最典型的作品”[2]，历来已被译成中、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捷克等各国文字，代表越南古典文学跻身世界文学名著的行列。

世界级的阮攸《金云翘传》叙事长诗，一般都认为它是以中国青心才人的《金云翘传》小说为蓝本。不过，也存在过一些别的看法，例如越南阮朝保大（1926～1945）的礼部尚书范琼，就曾主张阮攸参考了《虞初新志》所收录的余怀《王翠翘传》[3]。有的中国学者则认为影响阮攸《金云翘传》的，还包括清中叶夏秉衡的戏曲《双翠圆》[4]，但这两种说法都有待商榷。

从中国到日本，我们看到的是，像曲亭马琴这样的大作家也对王翠翘故事产生兴趣，他甚至嫌西田维则忠实翻译的《绣像通俗金翘传》有伤风化，而把自己的《风俗金鱼传》写得颇富道德说教意味[2]；从中国到越南，我们看到的仍旧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国通俗文学的热爱。在越南，从小说戏

曲到叙事长诗，王翠翘故事发展到了巅峰，演变成越南最高雅，也是最风行、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。这个阶段的演进，是从中国作家文学走出本土，而在域外重新开花结果，呈现的是一个益趋雅化的走势，在越南并且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。

第三节　从叙事长诗到民间故事

阮攸叙事长诗《金云翘传》在越南的风行和影响，我们还可以参考以下这段描述：

> 《金云翘传》在越南民间的影响是巨大而惊人的。在越南人民中间，大部分人都能背颂几句、几段，不少人甚至能背颂几百句或上千句。在民间文学领域中，涉及《金云翘传》的有咏翘、赋翘、祭翘文、对联，而在从北宁、义静、顺化一直到南方的民歌中，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中，都可以明显地看到《金云翘传》的影响。此外还有“集翘”（借全句，或把原句作新的断句法，把几处的句子凑并成一段）、“咏翘”（借人物或故事再创作）、“谜语”（猜年月、人物、玩字、猜句义等），都是受到《金云翘传》的影响而产生的民间文艺形式。《金云翘传》还在语言、艺术技巧等方面为许多作家提供了借鉴。越南的许多话剧、改良剧、嘲剧中，也经常在舞台上演出《金云翘传》的全本或片段,例如《翠翘游春》、《翠翘卖身》、《宦

氏嫉妒》、《翘传》一二三集等。直至越南人民反侵略战争时期，还有些诗人和革命干部采用《金云翘传》的体裁和表现方法来编写宣传品和抗敌诗歌。……[18]

这段引文，让我们了解到阮攸作品在越南民间的无穷魅力，特别是它对民间文学的影响简直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。奇妙的是，这样的影响还不只停留在越南本国，它又随着人口的迁徙，掉转头来，向中国做出了回馈。前言提到的广西京族同胞口述民间故事《金仲和阿翘》，正是越中文化交流的产物，中国姑娘王翠翘去到越南，深入民间，其实早已化身为越南人民心灵的一部分了，如今她又以阮阿翘的身份回娘家，这之间关系的微妙，变化的曲折，着实令人感到好奇。于是，中国京族民间故事《金仲和阿翘》的采录和研究，显得尤具意义。

中国的京族，1958年以前称为越族，四、五百年来陆续由越南迁到广西，主要聚居在广西省防城各族自治县沿海的三个半岛，人口只有一万多人，绝大部分已通用汉语（粤语）、汉文，宗教信仰以道教为主，混有佛教和巫术的色彩，对祖先极为崇拜，节庆中以“唱哈节”（意为“唱歌节”）最是隆重，日期三岛不一，分别在农历正月十五、六月十日、八月十日举行，唱哈场所多在哈亭，亭内设有神像和祖先牌位[19]。《金仲和阿翘》故事中金仲曾捡到阿翘的金发夹，正是在“六月初十”上哈亭的时节，两人也是借着唱哈才得相会，反映出京族三岛地区自己的民情风俗。青心才人《金云

翘传》和阮攸《金云翘传》于此，也都有王翠翘遗失金钗，金重拾获，借机传情订盟的情节，不过纯属意外天缘，倒未跟节庆习俗相结合，可见阮阿翘故事是很京族化的。

关于京族民间故事《金仲和阿翘》的采录，确属难得，可惜的是搜集整理者整理时却刻意：

> 剔除了一些因果报应、宿命论、迷信色彩的糟粕；如阿翘扫谭仙墓，谭仙化作一阵春风走了，留下阿翘在人间作替身；又如和尚分别为阿翘、金仲算命，要遭难十五年才团圆之类。[30]

殊不知“谭仙化作一阵春风”这样的情节，实际上原本也是青心才人小说和阮攸叙事长诗都有的安排；虽然京族民间故事“替身”、“算命”之说比原作还夸张些，但当它是“糟粕”,则不无可议之处。

关于《金仲和阿翘》的研究，目前见有过伟《京汉、中越文化交流的硕果〈金仲与阿翘〉》、傅光宇《也谈〈金仲与阿翘〉及中越文化交流》二文。虽然二文也都未能看出茅坤《纪剿除徐海本末》末尾《附纪》的真正来历，并对阮攸《金云翘传》和越南民间文学掌握有限，但过文经由细致的比较，发现：

> 《金仲与阿翘》已从作家笔下的小说和长诗，经过代代京族民间口语文学家的努力，化为民间故事，其京族化、故事化、口语化的艺术特色是明显的。[31]

傅文提示了一些应该弄清而尚待解决的问题，包含：

> 从阮攸喃传长诗到京族民间故事之间是否还有其它过渡性文艺形式？《金仲与阿翘》整理者“附记”说：“这一故事曾被改编为京族叙事歌，每逢唱哈节在哈亭由哈妹哈哥演唱，广泛流传于‘京族三岛’。”……如果这类京族叙事歌或京语叙事歌尚有人能唱，将是与阮攸长诗及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的绝好资料！有了这类重要资料，将有助于判断京族有关叙事歌与民间故事孰先孰后。因为阮攸写的是民歌体，最易于在民间传唱，很有可能先出现有关京语叙事歌后出现民间故事的，至于故事之变异而出现多种异文更在后了。[20]

这些都是非常独到的见解，值得注意。

从叙事长诗到民间故事，我们看到了阮攸《金云翘传》对越南民间文学深远的影响，还蜕变成广西京族民间故事，回传中国，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文学。从王翠翘到阮阿翘，我们看到这个阶段的演进，是从作家文学回归民间文学，呈现出优秀作品化雅人俗的繁盛面貌。

第四节　王翠翘故事的雅俗变迁

综上所述，王翠翘故事的雅俗变迁可以归纳如下：

（一）自明朝嘉靖末年徐海寇乱发生之后，采九德、茅坤等人记录史事，至《纪剿除徐海本末》首度提到王翠翘姓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名开始，王翠翘故事就已经逐渐形成，并且起步要迈入中国文学的世界里了。直到明末清初，在史料、传说的基础上不断问世的文言笔记、拟话本、白话小说和戏曲，一再为王翠翘故事添妆，尤其是青心才人二十回的完成，几乎确立了王翠翘的小说典型人物的地位。这大约一百年的时间，是王翠翘故事从无到有，从史料传说到小说戏曲，是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，由俗登雅的第一阶段。

（二）青心才人《金云翘传》小说，在清代前中期的改编戏曲的推波助澜之下，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对外传播，既有促进十八世纪末、十九世纪初日本江户后期文学发展之功，更在越南天才诗人阮攸的吸收改造之下，成功地提炼出伟大的叙事长诗《金云翘传》，进而走向世界。从中国到外国，由于文化背景和文体本身的差异，中国的通俗小说得到了外国文人雅士的青睐，王翠翘故事一举在越南攀上巅峰，变成越南最高雅的世界文学名著，并且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。这大约一百五十年的时间，是王翠翘故事从本土到域外，从小说戏曲到叙事长诗，不断雅化，进臻雅俗共赏的第二阶段。

（三）阮攸《金云翘传》对越南民间文学影响之广大深远，令人叹为观止；此外，它还随着人口的迁徙，被带回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文学里来。《金仲和阿翘》之类的民间故事虽然采录有限，但也很让我们珍惜，珍惜王翠翘化身为阮阿翘再度回到我们的身边。这大约又一百五十年的时间，是王翠翘故事从作家文学回归民间文学，化雅人俗的第三阶段。

文学的雅俗是相对而言的，对传统雅正诗文而言，小说戏曲故事永远是站在通俗的一边。然而，仅就小说这一文体来说，历来不也存在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区分吗？有人甚至以时代划分，把宋金元当作中国小说通俗化的时期，明清二代则反过来有雅化的现象[33]。我们现在以明末清初发展迄今四百多年的王翠翘故事为对象，观察它形成与演变的三个阶段，确实有渐趋雅化的趋向，这应该也是文学发生、进步的必然现象；等到雅化的程度一高，它又要转雅为俗了，这或许也正是文学的价值所在。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，又从作家文学回到民间文学，在这样的演变规律里，时代、民族、文体等因素，想必都会给予不同的影响。王翠翘故事的幸运，可能正是它在雅俗交替、融合的过程中，能够同时拥有时代、民族、文体以及真正优秀的作家的各种影响吧。[34]

① 详见本书附录三。原载于广西师范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编《回、彝、水、仡佬、毛南、京族民间故事选》，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1月，405～459页。承蒙该书主编、广西师范学院过伟教授授权本书转载，特此致谢。

② 《金云翘传》的版本有繁、简不同的系统，详参董文成《〈金云翘传〉版本考》与《〈金云翘传〉版本考补正》，收入董文成《清代文学论稿》，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1994年3月，2～30页。清初刊本均署“贯华堂评论金云翘传”，首回题“圣叹外书”，卷首或见“天花藏主人偶题”之《序》，书口或题《金云翘传》，或题

《金云翘》；清代中后期晚出的简本系统，则改名为《双奇梦》，或《双和欢》。本文采用的《金云翘传》版本，是大连图书馆所藏清初山水邻刊本。

③ 《倭变事略》收入明刊《盐邑志林》第四十八帙，此据台北艺文印书馆《百部丛书集成》影本引。

④ 《徐海本末》收入清刊《借月山房汇钞》，台北艺文印书馆《百部丛书集成》据之影印。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十编第四册（台北：新兴书局，1975 年 12 月）有排印本，题《纪剿除徐海本末》，“绿姝”误作“缘妹”，见 2395页。

⑤ 《国朝征献录》见于卷五十七，《西园见闻录》见于卷七十五，《明名臣言行录》见于卷五十九。另外，唐鹤征《皇明辅世编》卷六、王鸿绪等《明史稿》列传八十一、张廷玉等《明史》列传九十三也都提到徐海“两侍女”或“两妾”，但没有交代姓名。以上六书，周骏富辑《明代传记丛刊》（台北：明文书局， 1991 年 10月），依序见于第一一一、一二一、五三、二九、九六、一〇〇册。

⑥ 《青泥莲花记》见于卷三“记义”（台北：广文书局， 1980 年 3 月，14～17 页），《续艳异编》见于卷六“妓女部”（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1988 年 11 月，608～609 页），《戒庵老人漫笔》见于卷五“蒋陈二生”条（台北：新兴书局， 1983 年 6月，189～190页），《智囊》见于卷二十六“王翠翘”条（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3 年 3月，628～629 页）。按《青泥莲花记》注明“徐学谟撰传”，出《海隅集》；《戒庵老人漫笔》误作冯时可撰，“蒋陈二生”条另附一王直妓张少华故事，情节与王翠翘近似。查继佐《罪惟录》列传二十八则又将王翠翘、张少华事迹浓缩合录，详见《明代传记丛刊》第八十六册，台北：明文书局， 1991 年 10

月，702～703 页。

⑦ 经查，所谓《纪剿除徐海本末·附纪》，乃取自冯梦龙《智囊》卷二十六的《王翠翘》，文字不二。而《智囊》所收，又是徐学谟《王翘儿传》的缩写。这篇短文暴露了胡宗宪酒后调戏翠翘的丑态，不可能是茅坤《纪剿除徐海本末》原始的附录，今存各本《徐海本末》，便有附有不附者，显然是后人加上去的。

⑧ 此据台湾大学图书馆藏万历刊本《徐氏海隅集》文编卷十五第八叶引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一二四册（台南：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 1997 年 6 月），影印之北京图书馆藏本，正缺此叶。

⑨ 戴文收入黄宗羲辑《明文海》卷四一四，此据台湾商务印书馆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一四五七册引，759 页。

⑩ 收入张山来辑《虞初新志》卷八、虫天子辑《香艳丛书》第五集。

⑪ 《型世言》第七回。《三刻拍案惊奇》、《幻影》改题《生报华萼恩，死谢徐海义》。

⑫ 《西湖二集》第三十四卷。陈树基辑《西湖拾遗》卷四十四，改题《胡少保平倭奏绩》。

⑬ 以上二种，收入《古本戏曲丛刊》第三集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58 年。

⑭ 北京图书馆现藏有乾隆年间秋水堂刊本。

⑮ 不题撰人，原书已佚，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卷三十五记有剧情。

⑯ 详参陈益源《明清小说里的〈娇红记〉》，收入陈益源《从娇红记到红楼梦》，沈阳：辽宁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 7月，54 页。

⑰ 乾隆秋水堂刊本《双翠圆》夏秉衡自序云：“《虞初新志》载王翠翘遇徐海事甚奇，惜其传略而不详。偶阅稗史，知翠之适徐，乃

境遇之一端耳。其间遇人不淑，狮吼河东，亦如花之枝叶，水之波澜，作翠翘一生结束。惟金钗盟证，生死不渝，方其情之所钟，醉心刻骨，所谓千里来龙，结穴在此……。”序中所言“遇人不淑，狮吼河东”、“金钗盟证，生死不渝”，都是青心才人独创的情节，故知夏氏所阅“稗史”，实即小说《金云翘传》。

⑱ 《绿野仙踪》述及徐海、王翠翘事，见第五十九回。《红楼梦》里王熙凤、夏金桂的悍妇形象，林辰认为《金云翘传》中的宦氏已立雏型，详见其《明末清初小说述录》（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1988年3月，259~260页）、《天花藏主人及其小说》（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2年10月，116~117页）。

⑲ 据日本《舶载书目》记载，宝历四年有“青心才人编次／金云翘／圣难（叹）外书／一部四本四卷”，详见大庭修《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附解题》，京都：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，1972年1月。

⑳ 详参董文成《〈金云翘传〉与日本江户后期文学》，收入董文成《清代文学论稿》，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1994年3月，121~135页。

㉑ 阮攸曾于清嘉庆十八年（1813）出使中国，一般认为他是翌年返国后才开始进行叙事长诗《金云翘传》的编译的。阮作别名《断肠新声》、《金云翘新传》,或简称为《金云翘》、《翠翘传》、《翘传》、《翘》。

㉒ 越南六八体诗，由上六下八句相间组成，六字句第六字起韵，八字句第六字谐韵，第八字又重新起韵，下一个六字句第六字谐韵，依此类推，有其固定的形式与格律，乃越南诗人汲取传统民歌精华发展而成，因格式简单，易于和韵，诗行又不受限制，容易表达，十八、十九世纪颇为盛行，留下不少用此一诗体写作的

喃字叙事长诗,称为“喃传”,或“国音传”、“演歌传”。

㉓ 语见张酒《翘传问题的历史》，原载 1956年《越南师范大学集刊》第三号，此据黄轶球《越南诗人阮攸和他的杰作〈金云翘传〉》(《华南师范学院学报》 1958 年第四期）转引，引文见 376 页。

㉔ 语见邓台梅《在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》，河内：文学出版社，1955 年，233 页。

㉕ 详参川本邦卫《关于〈金云翘新传〉成书的若干问题》，载于《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纪要》第二号， 1971 年 2 月，1～24 页。

㉖ 蒋星煜《明清小说戏曲中的王翠翘故事》有此一说，文章载于北京《光明日报》之《文学遗产》第三五六期， 1961 年 3 月 26 日，又收入蒋星煜《中国戏曲史钩沈》，河南：中州书画社， 1981 年 9 月，257～264 页。胡士莹《话本小说概论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 年 5 月）、谭正璧、谭寻《古本稀见小说汇考》（浙江文艺出版社，1984 年 11 月）也一再表达同样的看法。

㉗ 详参董文成《〈金云翘传〉与日本江户后期文学》，收入董文成《清代文学论稿》，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1994 年 3 月，128～133 页。

㉘ 刘世德、李修章《越南杰出的诗人阮攸和他的〈金云翘传〉》，《文学评论》 1965 年第六期，35～43 页；引文见 41～42页。

㉙ 以上参考范玉梅等《中国少数民族风情录》，成都：四川民族出版社，1987 年 8 月，678～687 页。

㉚ 语见李向阳《金仲和阿翘》之“附记”，载于广西师范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编《回、彝、水、仡佬、毛南、京族民间故事选》，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，1988 年 1 月，459 页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